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二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七

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顏之推論文章云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老杜陶冶

性靈存底物蓋本於此可歎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
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
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為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
為賓客敬頗久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
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
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按唐河西新幢
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監察御史王季友陸士
衡傷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杜詩云晚將末契託年少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洗兵馬詩云不知何國進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舜時西王母進白環見宋書志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亦勝一大夫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肘腋是趙滅智伯事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羈席坐之人來坐馬羈之句出於此也古人造語俯仰紆餘各有態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腰鑣胡與

羗句法實有所自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故老杜詩云竊效貢公喜

茗溪漁隱曰遣懷詩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按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吹臺即梁孝王歌臺今謂繁臺矣而西清詩話乃云質之少陵昔遊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

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邪予竊哂其弗細考前詩而妄為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兄弟為友于謂子孫為詒厥者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山花皆友于退之詩誰謂詒厥無基址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茗溪漁隱曰老杜詩云六月曠搏扶按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搏鬪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亦是歇後語耳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

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
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
何宛轉娥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
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
造語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
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
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
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

此託無狀不足道也茗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
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於明白
為前輩必明白竊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衰誅褒姒褒
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為誤當云商周可也

桐江詩話云魏道輔泰襄陽人元祐名士也與王介甫
兄弟最相厚懽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試院中因上請
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毆主文幾死坐
是不許取應嘗有荆門別張天覺詩云秋風十驛望台

星想見冰壺照坐清
零雨已回公旦駕
挽鬚聊聽野王箏
三朝元老心方壯
四海蒼生耳已傾
白髮故人來一別
却歸林下看昇平
詩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

潘子真詩話云道輔少與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極羣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疊疊終日作詩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號漢上丈人其間有博山燒沉水烟燼氣不減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不減江左諸人語

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

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
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
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
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
班馬之優劣即莊老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莊子既
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架空
為文章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為
難子固亦以為然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後山詩話云裕陵常謂杜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冷齋夜話云詩句有含蓄者如老杜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

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
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是也有
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
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
來是也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百
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宮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言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收珠海南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輕改文字鮮不為人笑後出塞詩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虜執其妻子

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
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駿馬也乃
知鄧公驄馬行肉駿礮礮連錢動當作肉駿詠懷詩杜
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子美
自比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
中語也又云知名未必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
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

尚有事在也

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
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西清詩話云同谷縣七歌其四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
竹林為我啼清晝近有一士人自同州來籠一禽大如
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
也

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雛旁母眠世不

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綳頭
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贊寧雜誌曰竹根有鼠大如
猫其色類竹名豚亦云稚子余以問子蒼子蒼曰筍為
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

漫叟詩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當為野雉之雉或以為
童稚非也

桐江詩話云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引唐人詩為證何謬
之甚也此詩蓋為筍之脫箨如小兒之解綳便以稚子

為筍則非也少陵詩本筍根雉子無人見今誤以雉為
稚蓋筍生乃雉哺子之時言雉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
見故也

呂氏童蒙訓云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
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病而云沉綿頌椒
添諷咏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
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

人君之象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殽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茗溪漁隱曰家家養烏鬼之句余觀諸公詩話其說蓋

有四焉漫叟詩話以猪為烏鬼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
為烏鬼冷齋夜話以烏蠻鬼為烏鬼沈存中筆談綱素
雜記以鷓鴣為烏鬼今具載其說焉漫叟詩話云家家
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以烏鬼為鷓鴣言川人養此取
魚子崇寧間往興國軍太守楊鼎臣字漢傑一日約飯
鄉味作蒸猪頭肉因謂予曰川人嗜此肉家家養猪杜
詩所謂家家養烏鬼是也每呼猪則作烏鬼聲故號猪
為烏鬼蔡寬夫詩話云或言老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

食黃魚烏鬼乃鷓鴣謂養之以捕魚予少時至巴中雖
見有以鷓鴣捕魚者不聞以為烏鬼也不知夔州圖經
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
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則烏鬼之名自見於此巴
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名曰烏野七頭神
則烏鬼乃所事神名尔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訛理亦當
蓋為其殺人而祭之故詩首言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
居若養鷓鴣捕魚而食有何吁怪不可並居之理則鷓

鷄決非烏鬼宜當從元注也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
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
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白差烏鬼為鷓鴣也沈存中筆
談云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
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
謂之鬼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
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以鷓鴣繩繫其
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

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緇素雜
記云筆談嘗論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峽中人
謂鷓鴣為烏鬼飼養之以取魚者也又按東齋記事云
蜀之魚家養鷓鴣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
吭纔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
甚馴狎指顧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羣者啄
而使歸比之放鷹鵝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止
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鷓鴣乃杜詩所謂烏鬼也按

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余嘗細考四說謂鷓鴣為鳥鬼是也其謂猪與鳥野神鳥蠻鬼為鳥鬼者非也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焙茶扁舟而歸中途見數漁舟每舟用鷓鴣五六以繩繫其足放入水底捕魚徐引出取其魚目覩其事益可驗矣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三

至十六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程琬

謄錄監生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魚隱叢話前集卷十三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八

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
謂庖厨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秋雨
歎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作木字事見齊民
要術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木當作禾往在詩白間剥

畫蟲初不知其何等語也及觀何平叔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謂白間窻也余嘗以白間對黃裏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澁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媿年少山谷謂腹下肥處為腴丹青引意匠慘淡經營中事見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鉢抄雲子白之句說者多以學林所記雲事母風子雲漢武外傳云神仙之食有風實雲子當出於此按本草崖蜜石蜜也故老

杜逸詩有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之句螢火詩幸因
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說者云為李輔國作

隱居詩話云夏鄭公疎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
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
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
在儲也

瑶溪集云詩之六義後世賦別為一大文而比少興多
詩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時能兼之如新月詩光細弦欲

上影斜輪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
已隱暮雲端才升便隱似當日事比之事也河漢不改
色關山空自寒河漢是矣而關山自凄然有所感興也
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澤雅之事暗滿菊花團天之
澤止及於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頌之事說者以為
子美此詩指肅宗作

三山老人語錄云姜少府設鱠歌云姜侯設鱠當嚴冬
昨日今日皆天風或謂譏姜之慳唐人已有慳風澁雨

之語非也蓋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黃河冰益厚矣
當此時而鑿冰取魚為鱠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魚不
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

石林詩話云病柏病橘枯榎枯枿四詩皆當時事病柏
當為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榎皆民力之殘困其篇
中自言矣枯枿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雲霄志當為房次
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
此荔支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

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為然不但語之工也

蔡寬夫詩話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為鷺而禮記月令羣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謂白鳥為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鷺有何說邪

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蔡寬夫詩話云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
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
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為
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
年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
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
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

蘇子由云大雅縣九章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
已至其八章廼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
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廼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
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
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
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
春日潜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
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
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
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騫澗
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
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

及也

迂叟詩話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
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
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
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
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
即踰曲江之盛也

西清詩話云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

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
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
重表姪王珣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
歸為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
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
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
為之久自陳剪髻髮鬢中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
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

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
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
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
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
詳諦如此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
繆誤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

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
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

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罇春酒甘若飴文人此樂無人知

東坡云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箬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

春裴釧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
名酒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茗溪漁隱曰嚴氏溪放歌云劒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
卿仍獨驕按王原叔注云郭英乂代嚴武鎮蜀寵暴不
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句予謂是說殊無所據質之
唐書及小說嚴武卒郭英乂代之未幾有崔旰之亂甫
未嘗為英乂幕客何為不見容唐史云嚴氏以世舊待
甫甚善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

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
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以此知邊頭公
卿仍獨驕之句當為此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
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
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
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
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茗溪漁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
誤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嘗泛歛溪用老杜詩青
惜峰巒過為韻作五詩其一云港淨千尋碧峯回兩岸
青鷺飛煙漠漠猿嘯竹冥冥雞犬聞聲地雲霞蔽隱扃
桃源疑此是時復問漁舡其二云溪山美有餘自古神
仙宅築室隱宣平題詩來李白至今負薪人間是餐霞
客不向此尋真飄蓬端可惜其三云萬山回合處蔥鬱
釣臺峯道義高千古簞瓢敵萬鍾羊裘甘寂寞鳳闕肯

從容勿謂狂奴態清風激懦庸其四云草木紛紛落江
山正薄寒雲藏桐子宅波急沈郎灘回首家林遠多愁
革草寬青楓知客恨塗血點林巒其五云觀山如走馬
倏忽千羣過水從雲際來舟疑天上坐羈孤猿失羣往
復蟻旋磨五韻寫中腸悲詞成楚些

遜齋閒覽云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
辭韓愈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
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叅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勸

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橋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先帝即睿宗也憶昔詩憶昔先帝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先帝即肅宗也舞劍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遣懷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彫枯先帝即明皇也

茗溪漁隱曰唐史張垪尚寧親公主明皇眷垪厚即禁

中置內宅故子美贈之詩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
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
宮景福殿西故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
中事也

後山詩話云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
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習中度世耳

呂氏童蒙訓云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

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
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
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
活則字字自響

洪駒父詩話云劉路左車為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
人詩冊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
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
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真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

王直方詩話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
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
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江心一
小石刻又云老杜遺詩二十九篇而哭台州鄭司戶蘇
少監一首山谷云語似不類予最愛其葉葉自開春之
句

漫叟詩話云老杜詩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
自見又杜牧之詩云天上鳳凰難得髓世間那有續絃

膠嘗見李商老云事載太平廣記後讀東方朔十洲記
鳳麟洲其洲多鳳麟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
膠為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續連弓弩斷絃也劒折
以此膠粘之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四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九

苕溪漁隱曰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
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
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
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天子何

不喚取守京都細考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
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
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語句含蓄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家在丹稜之
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陳輔之詩話云荆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
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贊皇云譬之清風明
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詩眼云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

山谷云子美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嶷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苕溪漁隱曰老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

之句詩譜以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為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己巳秋至雲安雲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為五霜而云三者獨以峽中言之

東坡云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圖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此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

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
建誅楊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此張鎬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綱紀謂李
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后也為留猛士守
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
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
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蔡寬夫詩話云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微起適會風雲際扶顛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邪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兌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

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身以此廢而功之在時乃若是於其人之利害豈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

漫叟詩話云命軒亭名最難事近世士大夫取幽事頗相關命亭曰關幽取半夜水明樓命樓曰水明皆失詩人之本意余嘗愛竹間有亭曰聽雪曰細香面西有軒

曰可月蓮池上有亭曰觀心禪房竹間有亭曰通幽皆取古人詩句此為得體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謂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茗溪漁隱曰功業多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李公彦劉貢甫皆云漢功曹曹參非蕭何也余讀高祖紀蕭

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子美豈誤用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
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
為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
甫真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
窮盡惟能者得之扶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也其詩
他語亦稱此如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即
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煩之類與子美寺門高

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
樂朝香爐之句幾不相上下

潘子真詩話云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
娶太尉栢叔元女時人謂栢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婿如
龍也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宋景文亦云承
家男得鳳擇婿女乘龍事而不如宋之切當至造語則
杜渾厚而有工是知文章當以韻為勝也

後山詩話云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

絕而子美纔用一句語益工云千崖秋氣高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
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跡繆處劉禹錫操行極下內
結宦官外結柳子厚作賦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

王直方詩話云潘惇嘗以詩呈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
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惇云那便到
此山谷云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耳

蔡寬夫詩話云文章變態固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

繫其人才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為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為俳諧體以江上誰
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踈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
其格力李義山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雛鸞謂
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
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伴正是窮愁暮雨
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
看深羨魚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

邇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茗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蓋以子美之詩為宗凡諸公之說悉以採摭仍存標目各誌所出今更拾遺類次為一以便觀覽焉江畔獨步尋花絕句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可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人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何十一覓檉木栽云飽聞檉木

三年大興致溪邊十畝陰檜木惟蜀中有之散林而美
蔭易長而可薪又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
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天育驃騎歌云遂令大奴守
天育東坡題此歌於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天育
則天育為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寫作含
字定武有此石刻樓拂子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是也注乃引營營青
蠅其義安在哉余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

美以對白羽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
不可看老杜詩蓋謂此也社日云尚想東方朔恢諧割
肉歸東方朔傳割肉事乃伏日非社日也史記六國表
秦德云二年初作伏社祠磔狗邑四門自秦漢以來伏
臘祠社疑子美借用此事耳憶昔行云落日初霞閃餘
映倏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
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南鄰詩云錦里先生
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舊本栗字今作栗子美以其

園猶有芋栗可收所以為不全貧若園更以收粟是豈得為貧也兵車行云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頸字蓋烏無頭白者李潮八分小篆歌云書貴瘦硬方通神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

於當時也送賈閣老出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注云邏塞也取巡邏之義非是九域圖云汝州有紫邏山醉歌行云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此最着意深遠贈李八秘書云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為扈蹕上之初元耳前出塞九首為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為赴募者作余嘗細考其詞誠為不妄解悶云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蘇武是吾

師一句在上蕪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則所謂孟子也此但論詩俗人意謂孟軻乃移孟子論文更不疑一句在上非也江南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亦卒於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學詩須先理會次序便見工夫如北風詩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文章之妙最在狀物處如鑪醬落提攜之類最佳

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
以為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
何用故謗傷虬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元
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
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
於拔鯨牙其思頗彌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
閒邪

西清詩話云唐人弔子美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求蓋

少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其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與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蒹言秣其駒同意又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難為堅固故也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

學林新編云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某考子美詩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志與

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
卒於大厯五年辛亥歲為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
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
蜀亂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
子美詩曰大厯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
五年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
厯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某嘗考究杜陵及襄漢
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

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叙子美
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
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無乃用
小說麗情之語邪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五

宋 胡仔 撰

駱賓王

石林詩話云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為
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
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
鬱岩堯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對

浙江潮以後人因其續而錄之賓王集中或本集固自為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王摩詰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後湖集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
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
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
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
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固知
此老胷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石林詩話云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
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記

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為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為超絕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淑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李希聲詩話云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為兩人者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既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詰詩也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既見杜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幡尚憶羣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湓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雪浪齋日記云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

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囷囷皆造微入妙
後山詩話云右丞蘇州皆學於陶王得其自在

韋蘇州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
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為人性高潔鮮食寡欲
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
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
州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

為無足怪高適年五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才本絕人
莫能尔也宋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
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
在至於蘇州則以為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
法哉

蔡寬夫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
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
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

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
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
不應猶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

茗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
闈曉拂爐煙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碩
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
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
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別是

一人可以無疑矣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

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蒹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烟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

石林詩話云讀古人詩多意有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

不覺誤用為已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餘春此蘇州集中為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人詩多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取舊句縱橫役使知彼我為辨耳

冷齋夜話云琥珀詩曰魯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舊說松液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松氣其琥珀中有形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今

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蔡寬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丘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賣藥有時至自知往來踈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轂疎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嚶嚶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堙滅

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觀兩詩趣尚其胷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為幸也

孟浩然

漫叟詩話云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玄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
倉黃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
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
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吾未嘗棄卿何誣之甚也因放
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撫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
闌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
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

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謂余云作詩使史漢間全語為有氣骨後因讀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

後山詩話云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

宋 胡仔 撰

韓吏部上

東坡云退之示兒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
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
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所示皆
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

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車改為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僖則不應不識字也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无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尔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衮師我嬌兒美秀乃无匹之句其譽之亦不減退之

不知詩之所稱乃此二子否乎不然二人之後何其无闻也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寄意二姝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後山詩話云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

昌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千志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西清詩話云張耒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者與俗人沽酒同科

茗溪漁隱曰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
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初无中的句互
可移用是豈真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為可喜耳眈眈
兒女語恩怨相尔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
絮无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啾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
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退之聽琴詩也
孤禽曉警言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巖泉又經緯文章合調
和雌雄鳴颯颯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

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
丁寧此永叔聽琴詩也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
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剥
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此子瞻聽琴詩也春天百
鳥語撩亂風蕩楊花无畔岸微露愁猿抱山木玄冬孤
鴻度雲漢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澗夜蕭蕭十二峯
前巫峽雨七八月後錢塘潮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
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蠨蛸暮年遺老依桑柘此魯直

聽琴詩也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鴈叫羣天拍水楚國羈
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閨洞房語恩怨紫燕黃
鸝韻桃李楚狂行歌驚市人漁父拏舟在葭葦此魯直
聽摘阮詩也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
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
泉流水下灘又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此
樂天聽琵琶詩也一彈既罷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珊
低回慢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月寒一聲深殿磬

驟彈曲破音繁併百萬金鈴旋

去聲

玉盤醉落滿船皆暫

醒又猿鳴雪岫來三峽鶴唳晴空聞九霄此微之聽琵琶詩也湘水冷波慙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何婉暖逼黃鶯語自嬌此王仁裕聽琵琶詩也春風和暖百鳥語磽确山路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此永叔聽琵琶詩也八鸞銙銙渡銀漢九鶚威鳳鳴朝陽又馮夷躡舞淥波蛟人出聽停綃校此夢得聽箏詩也

綿蠻巧囀花間舌鳴咽交流水下泉此永叔聽箏詩也
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喚取吾家雙鳳槽
遣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
此子瞻聽箏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
詩僧義海謂子瞻聽琴詩絲聲八音宮角皆然何獨
琴也互相譏評終无確論如玉谿生錦瑟詩云莊生曉
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
暖玉生煙此亦是以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阮等

詩誰謂不可乎

西清詩話云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荅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尔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疎觀聽也浮雲柳絮无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

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
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烏
能尔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東坡後有聽惟賢
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
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
未閑君莫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洗盡從來箏笛耳詩成
欲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為恨客復以問海海曰東坡詞
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

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
鳴盎中雉登木檠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
聞者以海為知言余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
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聲為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
坡所未知也茗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
者乞歌詞亦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隱括使就聲律
為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
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觀此則二公皆以此

詩為聽琵琶矣今西清詩話所載義海辨證此詩復曲折能道其趣為是真聽琴詩世有深於琴者必能辨之矣

高齋詩話云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姓名不見於傳記後見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與曹同時樂府雜錄云綱善為選撥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曰誰能

截得曹綱手揮向重蓮紅袖中

茗溪漁隱曰東坡聽琵琶詩云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
無際鴈行高乃用文選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
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則
琵琶非起於明君蓋前已有也釋名云琵琶本胡中馬
上所鼓也四絃象四時也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
琶因以為名焉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

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
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
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
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
絃世未有也茗溪漁隱曰唐賀懷智於明皇時彈琵琶
以石為槽鵠鷄筋作絃用鐵為撥今杜彬以皮為絃各
自是一家也

蔡寬夫詩話云近時樂家多為新聲其音譜轉移類以

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濩索取其音節蘇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閨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籠撚濩索轉關豈所謂豪嘈籠撚者邪唐起樂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沿襲弗悟爾綠腰本名錄要

後訛為此名今又謂之六么然六么自白樂天時已若此云不知何義也

冷齋夜話云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峽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忘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尤愛之爲之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仍命詞臣各探調製詞時北門學士蘇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神仙神仙瑤

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輦挽玉
麟背吟清風遠又一本云非雲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
零落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
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遠此篇勝前
篇也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既不佳而聲亦怨咽或改
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愁悶无
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

未解幽愠低雲鬢眉峰斂暈嬌和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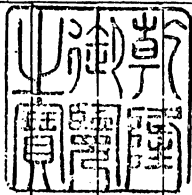
西清詩話云退之宿龍宮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聲抑
更揚黃魯直曰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
抑更揚者非諳客裏夜卧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
此邪

蔡寬夫詩話云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固是詩家要處
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韻之失退之筆力
雄贍務以詞采憑陵一時故間亦不免此患如和席八

絳闕銀河曉東風右掖春詩終篇皆叙西垣事然其一
聯云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事除柳渾外別无出處
若是用此則於前後詩意无相干且趣蘋字韻而已然
則人亦有事非常用而鑪錘駢駕若出自然者杜子美
收京詩以櫻桃對杖杜薦櫻桃事初若不類及其云賞
因歌杖杜歸及薦櫻桃則渾然天成略不見牽強之迹
如此乃為工耳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叅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

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
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
有見處可以傳衣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

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程琰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七

宋 胡仔 撰

韓吏部中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為主叔文章執誼等所排爾所謂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時柳子厚劉禹錫同為御史二人於退之最為厚善然至此不能無疑故其詩云同

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讐二子不應尔欲疑斷還不蓋伾文用事時亦極力網羅人物故韓柳輩皆在彀中然退之豈終為人役者雖不能自脫離而視劉柳終有間及其為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為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終始也退之與李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木及猛虎行贈李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其所

為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烏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東坡云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漫叟詩話云符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世人多讀為長少之少及閱漢史匈奴傳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即能射狐兔乃知少為多少之少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李花詩押兩花字茗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閒字日夜不得閒君子不可閒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已之詩意不恤其為病也

學林新編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日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一日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

望青天一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
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
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
不嫌於重用韻也某案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字
為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
韻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
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冰玉愛惜如芝草又曰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

脚詩曰蓐收困用事元冥蔚彊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
析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遇艱虞朝
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一篇押二日
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
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秘書
詩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
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
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

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
寶今寧祕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
遷官詩曰棲遲分半菽浩蕩逐浮萍又曰仰思調玉燭
誰定握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
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畫雄雉志
在必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
子美非初意為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晨
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悲知柱促

一篇押二促字也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南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也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

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汎
舟清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
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何當行路子磬折忘
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
淹雜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懽
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
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
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體格杜子美亦效古人之作

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二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
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
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槃谷
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又魚詩押二銷
字寄孟郊詩押二奧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
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遊春詩押二行字寄元微
之詩押二夷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
真寺詩押二槃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

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恠邪子瞻
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
耳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山谷云老杜飲中八仙歌船字眠字天字韻各再押前
字韻凡三押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用韻無害亦
周詩分章之意耳

三山老人語錄云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蚤白無兒
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期雪

裏高山頭蚤白海中仙菓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
守何煩曉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注
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
忌重疊用字如此今人詩疊用字者甚多東坡一詩猶
兩耳字韻亦曰義不同

學林新編云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字某
案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雛爛熳
睡喚起霑盤殮然則子美押餐殮二字者義不同冷齋

誤矣餐千安切殮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
殮兮毛詩傳云熟食曰殮孟子饗殮而治趙氏注云夕
食曰殮蓋盤殮者左氏傳所謂盤殮寘壁者也故凡言
盤殮皆當用殮字不當用餐字按廣韻上平聲二十三
魂字韻中有殮字二十五寒字韻中有餐字子美彭衙
行於兩韻中通押蓋唐人詩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
部撮廣韻之要略者使學者用之而限以獨用之文故
如餐殮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

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園詩曰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
飧贈孟氏詩曰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別李義詩曰
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此數詩或用魂字韻中押或
於寒字韻中押者此謂之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
字則下當用飧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當是
傳寫刊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少陵詩年譜云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
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李適之自左相罷政嘗

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集中誤為稱世賢

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
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悅无等差及贈盧
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濯桃李即此時也
李渤石洪溫造為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
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
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
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

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似玉
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
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
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
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作詩題其後
其中有數句不可曉蓋本脫誤也嘗得一善本乃二詩

仍多八字一云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呖區區自其下
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著蟲魚定
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不自閒其閒窮年枉智思掎撫
糞壤間糞壤多污穢豈有臧不臧誠不如兩忘但以一
槩量一云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
不得閒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
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
閒

類苑云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
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則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則
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
此

唐子西語錄云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
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後山詩話云南食詩蠻實如惠文山海經曰蠻如惠文
惠文秦冠也蠓相粘如山蠓牡蠣也

冷齋夜話云贈同游詩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
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山谷曰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
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
之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
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
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征蜀聯句云始去杏飛蜂及歸柳
嘶蛭語新意妙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

雪霏霏亦記時也茗溪漁隱曰山谷亦有去時魚上水
歸來燕哺兒之句

三山老人語錄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一本慕作慕退之詩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慕

高齋詩話云退之詩云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蓋取
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老杜又取古樂府陸機悲哉行
云飛飛燕弄聲

隱居詩話云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
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把遺編究終始不知此
二傳果何等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八

宋 胡仔 撰

韓吏部下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

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後山詩話云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
岳醫閭神鬼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
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
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耳楊文公
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
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
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古退之云

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耳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
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
後甞攜諸史上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
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
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
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
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為

論兵之句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二句親書於壁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石鼓歌云逸少俗書趨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觀此語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柳子厚書迹湖湘間多有其碑刻而體不一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陀和尚碑最善大底規模虞永興矣然不知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如何也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

父閑所書豆盧府君德政碑簡遶精勁多出於薛稷魏
華此蓋自其家法言之白樂天不甚論書然今世士大
夫尚有藏其真跡者如錢文僖家一二帖為體精彩殆
不減徐會稽也

東坡云游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
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葉赤而實紅
退之詩乃謂此也

茗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

壁搜蛟螭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
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涪翁晝寢蒼龍掛壁皆用
退之詩也

隱居詩話云剥苔弔斑林角黍餌沉塚竹有黑點謂之
斑竹非也湘中班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
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壤洗去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
此真斑竹也茗溪漁隱曰斑竹惟清湘有之鮮紫倒暈
如血色天生如此即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之余往來

清湘屢矣嘗親採此斑竹以為拄杖但向陽一面斑點
多極難得通轉斑點者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斑
竹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
隱居詩話云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
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
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
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
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

群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
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
乎一座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荆
公評詩余謂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
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
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
矣然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
乎所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山谷云會合聯句孟郊張徹與馬四君子皆佳士故意
氣相入雜然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當病筆力不
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問山谷云人言退之東野聯句
大勝東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
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即有此理也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
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

之也苕溪漁隱曰退之為子厚羅池廟碑子瞻為退之潮州廟碑二文高妙豈非如歐公之言乎

隱居詩話云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

蔡寬夫詩話云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中原
不是无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
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之龍衮江南野錄為陶傳
稱其得道不死開寶間猶无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
徒皆有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衮何所據乎陶見
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若尔亦自當年百餘歲
唐詩人如劉商皆傳為仙去固不可知但既有哭之人
則知其死不誣耳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茗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

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
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閒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
亦无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苕溪漁隱曰退之詩
如何人有酒身无事誰家多竹間可欸之句尤閒遠有
味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
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呂氏童蒙訓云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

直為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茗溪漁隱曰洪龜父謂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龜父乃魯直之甥其言有自來矣若居仁之言殊未可信也

隱居詩話云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懔无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藉時休官罷兩月同游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游溪詩詠

唱多慷慨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謂賈島也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與韓也

後山詩話云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隱居詩話云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顗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

如此余觀退之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
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遶拳跼梯飈飈伶俜悔
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為信然而沈顏為妄辨
也

唐子西語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
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
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
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

蘇子由云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
我陵我陵我阿无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
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
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
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偃
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脅次及其徒體駭撐拄未乃取闢
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刳臄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

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柳子厚平淮夷雅曰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言賊以逆取敗最為精確

茗溪漁隱曰與崔立之詩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
捩音麗琵琶撥也謂左右窺又荷池詩云未諳鳴撼撼
那時卷翻翻又有撼撼井梧踈更殞之句撼音縮又音
撼並到也又音索乃殞落貌文選盧子諒詩撼撼芳葉
零潘岳秋興賦庭樹撼以灑落

後山詩話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茗溪漁隱曰少游集中進卷有韓愈論云韓氏杜氏其集詩文大成者與非子瞻有此語也

夷堅志云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為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卒

所訴以為不述愬功而專美裴度憲宗詔文昌別撰事
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
文刻之又有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為徐州守徐舊
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
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
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括令拽
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議者莫不嘉陳之
識尚而誚苗之无別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八